

英雄从未远去

电影《浴血困牛山》背后的故事

张淑平

清明的雨又一次落在困牛山的崖壁上，石缝里的野草被打湿，贴在那些刻着模糊文字的岩石上。92年了，风还在复述1934年那个血色黄昏的呐喊——“宁可跳崖，绝不伤老百姓”。当讲故事的人渐渐远去，听故事的人鬓角染霜，我们这代人该如何接续讲述沉在历史褶皱里那些有关忠诚的故事？

长征，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，是一群人用双脚丈量信仰、用生命托举希望的奇迹。困牛山的故事，在石阡县老乡的口耳相传里，在地方志泛黄的纸页中。2002年，当地党史工作者杨又铸下乡调研，偶遇94岁的蔡应举老人向他讲述了当年红军跳崖的壮举。此后，杨又铸开始走访、调研、论证，历时20多年，终于揭开那被大山掩埋的壮烈：一支800人的红军长征先遣部队，消失在贵州石阡深山里。红六军团第十八师52团百余名战士，为掩护主力突围，主动诱敌至困牛山绝境，国民党反动派挟持老百姓当人肉盾牌，年轻的红军战士“宁死不伤百姓，宁死不做俘虏”，全部跳崖牺牲。

这段史实让我震惊、震撼！古今战史，孤臣殉国常有，壮士断腕亦闻；可一支队伍，以完全一致的信念集体向死而生，令人动容。为此，我专程赴困牛山祭拜先烈。那座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，孤零零矗立在大山之间，山风掠过，仿佛在低声诉说当年的悲壮。向导是当年幸存的红军小号手何步荣的后人。他搓着长满老茧的手，用浓重的方言讲：“爷爷说了，红军就是我们的亲人，他们没有后代，你们就是他们的后代，要给他们烧纸祭奠，把他们的事迹一代一代传下去。”他又说，要是能拍部电影，像《狼牙山五壮士》那样，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他们的壮举就好了。我再也抑制不住奔涌的泪水，从此，与困牛山结下不解之缘。

守护这段历史，不只是困牛山村民的责任，更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。电影是用光影的形式让英雄“永生”，从剧本创作到拍摄场景，我们认准“真实”二字。史实容不得虚构，我们为此邀请故事片《血战湘江》的执笔作者、八一厂原厂长柳建伟老师担任编剧。2022年3月，柳建伟查阅大量历史资料，全身心投入剧本创作。那深夜亮起的灯光，仿佛与近90年前困牛山的烽火遥遥相望。

2023年正月的鞭炮声犹在耳边，为还原当年的战斗场景，寻找遗迹，300多人的拍摄团队深入石阡大山，正式开启《浴血困牛山》的拍摄。

拍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，困牛山就是我们的战场。石阡大山的地理十分复杂，山路崎岖狭窄，气候变幻无常。每天七八辆大型车前往指定的拍摄地点，穿梭险路，险象环生。最棘手的拍摄在困牛山战斗遗址。这里是陡峭的石头山，根本没有路，设备和物资只能靠工作人员搬运。石阡的县委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，发动群众修建了两条通往困牛山战斗遗址的山路，为电影拍摄解了燃眉之急。为方便人员进山和设备同行，剧组在一条浅河上搭了一座临时的木桥。一次天降暴雨，河水暴涨，木桥被洪水冲毁，剧组人员和设备被困在山里。大家一筹莫展，当地村干部得知消息，组织村民救援，找来大型挖掘机，用挖掘机的斗，一趟一趟地运输人员和设备。那悬在半空的挖斗，就这样成了剧组特殊情况下常用的“交通工具”。看着村民们不顾危险全力帮助剧组，我心中翻滚着感动：他们在用最朴素的方式，传递对红军英雄跨越近90年的感恩。

拍摄一路，感动一路。我们的身后有军史党史专家亲临现场把关，有石阡老百姓送来热姜汤，有主动担当的干部协调各方，有学生群众自发来剧组帮忙，更有敬畏英雄、传承红色精神的退役军人加入。影片创作，正是在红军信仰的感召下，汇聚成磅礴的力量，闯过一个又一个难关。

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，当银屏亮起，困牛山的英烈终于在光影中“永生”。跨越九十二载的时空，我们想对他们说：你们用生命践行“信仰至上”“人民至上”换来新中国的朝阳，人民永远记得你们，当代青年定当继承你们的遗志，担起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。

(作者为电影《浴血困牛山》总出品人)

(本文原载于2026年04月09日《人民日报》第20版)



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。



电影《浴血困牛山》剧照。

21年坚持，唤醒困牛山一段尘封的英雄史诗

张鸿杰

清明节时节，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前，前来祭扫的人络绎不绝。

人群中，一位老人静静地站着，他叫杨又铸，铜仁市石阡县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。

长久以来，困牛山战斗的故事一直不为人所知。贵州党史工作者用21年的坚持，把它从只言片语，还原为一段悲壮的历史。

困牛山，位于武陵山脉深处的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。

山不高，却因一段悲壮的历史而沉重。92年前，掩护主力撤退的红六军团18师52团在此陷入绝境，团长田海清在战斗中壮烈牺牲，剩余的红军战士面对被敌军胁迫走在前面的百姓，集体跳下悬崖，用生命践行了“宁死不伤百姓，宁死不做俘虏”的誓言。

这段悲壮的历史，曾一度只有8个字的记载。杨又铸和同事们用21年的光阴，一寸寸将它从泥土里、从老人的记忆中、从尘封的档案里“挖”了出来。

“只言片语”带来的亏欠

时间回到2001年底，杨又铸被调到石阡县委党史研究室。在对石阡党史进行全面系统了解后，才知道红军曾两次进出石阡，境内到处留有红军战斗的足迹，在查阅相关资料时发现，关于红二、红六军团的相关记载较多，但对困牛山战斗的记载，只有寥寥八个字：“集体跳崖，壮烈牺牲。”

“那一刻，我心里就一个念头：地点在哪？时间是什么时候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怎么还是只言片语？”杨又铸回忆。

他是学化学出身，自嘲在党史领域“是个小白”。但他说，有一种亏欠感，驱使他必须去做这件事。“这不单是我个人的亏欠，也是党史人的亏欠。”

当时他预计，半年，顶多一年，就能

把这件事搞清楚。他没想到，这一头扎进去，就是21年。

用“笨办法”敲开村民门

启动调查时，杨又铸除了信笺纸笔、雨伞胶靴手电筒，还准备了多份礼物。每份都包括：一瓶润喉酒、一斤白糖、一包糕点。那时每份价值20元，对于月工资两三百元的他来说，已是重礼。

他请来一位当地人当向导，以县政府看望老人的名义，提着礼物遍访困牛山当地70岁以上的老人。嘴上不提红军，心里却清楚，就是想找见证人。“就怕见证人等不起，走了。”

他用的就是这些“笨办法”：住进老百姓家，拉家常，一步步打动村民。

94岁的老人蔡应举最先开口。第一句话，杨又铸至今记得：“红军，血肉相亲，没有红军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……”

后来，蔡应举老人带着杨又铸去了虎井沟——红军跳崖的地方。困牛山战斗的当天，他听见枪炮声后，就躲藏在困牛山对面老君山的王寨寨，目睹了红军集体跳崖这一过程。蔡应举回忆，红军是在甲戌年（即1934年）九月初九来到川岩坝的，有几千人。一部分红军沿着十二山梁子前进，另一部分红军由皮纸厂石桥那里上困牛山，与敌人接上了火，红军一边打一边走，到了鼎鼎深基坟处，仗就打得厉害了。战斗持续了约两个小时，太阳快落山时，许多红军在虎井沟跳崖了。杨又铸走访的多位老人也回忆，红军是在重阳节黄昏集体跳崖的。这也印证，红军集体跳崖的时间是10月16日。

那一天，当着众人的面，蔡应举老人烧香、烧纸、作揖。

在当地的习俗里，这是纪念逝者的最高礼节，只对亲人和大恩人用。

那一刻，杨又铸的大脑里冒出两个词：恩人，亲人。紧接着又是两个字：真实。“烧香烧纸作揖不会作假。”他说，“村民尚且能这样祭奠先烈，我应该比他们做得更好。缅怀先烈的最好方式，就是履行职责，挖掘历史，记入史册，宣传出去。”

21年只为一座碑

寻找红18师52团田海清团长的坟墓，杨又铸花了二十多年。

线索来得很偶然，某天晚上，杨又铸和村支书寻找烈士遗骨点，同行的一位朋友韩太国在村民家等他们。晚上躺在村委会床上，韩太国说起，有村民讲山上有个田海清红军坟。

杨又铸将信将疑。第二天刚蒙蒙亮，他就起床，在麻麻细雨中赶到村民家，请他带路。

确认的关键，是一个水壶。壶上有“田海清”三个字。几个平时处不到一块、吃饭都不愿同桌的村民，异口同声证实了这一点。

当那个水壶真正出现在杨又铸面前时，他却高兴不起来。水壶盖没了，玉米核裹着塑料纸当塞子，一根解放鞋鞋带吊着，外表斑驳，根本看不清字。“看不见才正常，看得见反而不正常。”他说，他相信老农不会说谎。

在寻找的过程中，他曾遭受过无数质疑和冷眼。有人骂他“脑子进水”，有人对他冷眼相待。“那时特无助，特孤独，特力不从心。”但他从未放弃。

他说，“就想给他们一个交代，为红军壮举立碑，我们需要这段故事来教育后人。”他也被村民数十年如一日祭奠红军的行为感动。“村民能做到，我必须做到。”他要为那些没有留下姓名、没有评为烈士、魂无归宿的红军战士正名。

这条路，走了足足21年。

随着真相被一点点揭开，这段历史的认定也一步步在推进。

2016年，红18师师长龙云被评为烈士。2022年8月1日，“困牛山红军集体跳崖千古壮举”专题研讨会召开，这段悲壮的历史最终得以确认。

这一天，距离杨又铸着手收集困牛山战斗史料，过去了整整21年。

当“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”最终立起来的那一刻，杨又铸悬着的心终于放下。

如今，纪念碑立起来后，村民们有了统一祭奠的地方。

回顾这21年，杨又铸说，不是他“挖”出了困牛山的故事，而是困牛山的故事“塑造”了现在的他。“困牛山的故事是红军英雄用生命写的，是村民写的，由几代党史军史工作者一点一点记录积累。我只是记录者、宣传者、瞻仰者之一。”

退休后的杨又铸反而更忙，参与策划和编制的电影《浴血困牛山》将于今年5月4日全国公映，他带着子女一起编著出版了《困牛山红色故事》，还为牺牲的女红军马积莲寻亲、立碑。“今年长征胜利90周年，也会更忙。”他说。

他对年轻一代党史工作者说：“要读万卷书，更要行万里路。到战斗遗址，到普通群众中，驻足两日，沉浸体验一次，党史书里的每一个字就活了，都是先辈用信仰、用生命、用血和汗写的。”

对杨又铸而言，困牛山早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名。它是“心中的圣地，仰望的高山，人民至上的丰碑”。

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困牛山战斗，越来越多的人前来祭奠。那一份份深沉的缅怀，一点一点，照亮了那段被尘封的过往，也温暖了那些不该被遗忘的英雄。

困牛山：红色地标上的光影与足迹

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杨洋

5月4日，电影《浴血困牛山》将在全国院线公映。这部影片在石阡县龙塘、甘溪战斗遗址和松桃苗王城、寨英古镇等地取景。银幕上的悬崖就是今天的虎井沟——百余名红军战士跳崖的千古壮举，第一次以如此真切的方式回到那片浸透鲜血的土地。

时间回溯到1934年10月。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的红六军团西征途中，在石阡甘溪遭遇敌军重围。为掩护主力突围，红18师第52团主动将敌人引向困牛山，百余名红军战士被逼至虎井沟悬崖边，身后是深渊，面前是被敌军胁迫走在最前面的当地百姓。他们作出选择：“宁死不伤百姓，宁死不做俘虏”——砸烂枪支，纵身跃下70多米高的山崖。这一战，在红军长征史上留下了“南有困牛山，北有狼牙山”的悲壮回响。

今天的困牛山，每一处遗迹都在无声诉说。虎井沟跳崖处崖壁陡峭，深谷仍令人心悸；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由萧克将军亲笔题写碑名；红军广场、展陈中心、红军步道依次铺开。2025年2月，甘溪困牛山红军烈士陵园入选第七批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，纪念碑、纪念亭、雕塑与广场庄严肃穆。更动人的是村民世代守护的传统——每年大年初一和清明节，群众带着香纸酒菜到红军牺牲地缅怀。

“拍摄一路，感动一路。”据电影《浴血困牛山》总出品人讲述，电影拍摄期间，这种军民情谊跨越时空重现。当地群众自发背上器材，帮剧组走山路转移设备；村干部在暴雨中调来挖掘机，将被困泥泞的剧组人员与道具车一辆辆拖出……这份跨越时代的军民情谊，仿佛90余年前“宁死不伤百姓”的回响——只是这一次，是百姓在守护英雄。



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前祭奠英烈。吴剑摄

百姓的守护是深情，而让这段历史不被岁月风化，则需要更极致的求真。为此，总制片人张淑平在三年多里做了大量功课，除了翻阅文献资料，走访当地村民和档案馆人员，还拜访红军后代，并请到军史作家、八一电影制片厂原厂长柳建伟创作剧本。

沿着这条红色脉络走得更远，铜仁还有多处地标可串联成线。印江木黄镇

的木黄会师纪念馆与千年“会师柏”，见证了红二、红六军团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；德江枫香溪会议会址，记录了1934年红三军战略转折的关键决策；碧江区周逸群烈士陈列馆，则纪念着从铜仁走出的红军早期杰出领导人，形成了一条红色旅游线路；石阡困牛山战斗遗址——印江木黄会师纪念馆——德江枫香溪会议会址——碧江区周逸群烈士陈列馆。

今天的困牛山，路通了，村富了。红军精神化作乡村振兴的脚步，在这片血染的土地上扎下了根。而《浴血困牛山》的上映，让那段沉默的历史以光影的方式回到悬崖边——也终于圆了当地群众“把困牛山故事搬上银幕”的心愿。

红色地标在此屹立，光影在此回响，足迹在此延续。英雄战斗过的地方，从不沉默，也从孤单。